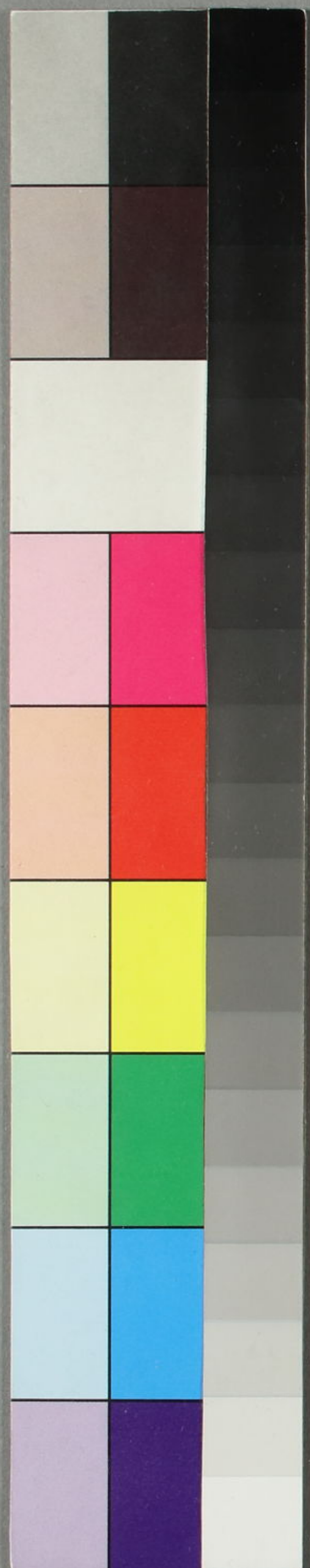


十三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閱

□ 12
2948
13



肆獻裸饋會禮通故七

禮書第一十七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當門也或說少牢陳鼎在門東此亦在門外東方以周案士冠禮孤子若殺陳鼎于門外直東塾土昏禮陳鼎于寢門外亦在東方此不言東文媚耳疏家謂大夫士陳鼎有別似未然特牲記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李如圭云卒奠酌奠奠于鋤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冪盛世佐云明日卒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以其奠壺之事至是而成故曰卒奠吳廷萼云卒奠謂實

祭七

去五味均平藏



之竝奠亏其所也乃用冪官獻瑤云加勺而後祝取以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卽位當指主人入卽位時也胡培翬云李氏以賓至徹冪爲證案鄉飲酒賓未至燕酌酒之事此尸未入卽酌奠則不尋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宮乃啟二尊之蓋冪奠亏楹上加二勺亏二尊覆之南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牢先云主人朝服卽位亏阼階東西面乃云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所云入卽位時盛氏謂卽位爲主人及賓以下卽位亏門外時非矣

鄭元云特牲禮賓及眾賓卽位亏門西東面北上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敖繼公云此時方修祭祀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羣者有司羣執事之中故不蒙如初之文賓旣位亏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亏他所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足以明之矣以周案上節如初謂如初筮位在廟門外此卽位門西謂廟門外之西也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非門外之位且助祭之賓亦卽亏羣者有司羣執事中選之敖說未是劉端臨云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

弟東西對立而不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胡氏正義從劉說

鄭元云眾賓荅再拜者士賤旅之尋備禮也敖繼公云眾賓荅一拜言再者字誤也褚寅亮云鄉飲酒有司徹之荅一拜大夫禮也此士禮安尋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胡培翬云士賤旅之尋備禮對大夫之賓一拜為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荅拜與一時再拜為言非

鄭元云告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敖繼公云謂所濯者已具以周案上文所陳尙有几席几席具之而已不須

濯也故告濯具不言絜言絜則專為濯者言之言濯與具則兼為不濯者言之也如敖說直告絜可矣何必言濯具

胡培翬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實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敖氏疑上有脫文非也

鄭元云尸盥匱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郝敬云簞以盛巾在廟門右內以西為右尸入于此盥手盛世佐云下經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則槃匱之屬

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從堂上視之也郝氏以西
為右之說尋之吳廷萼云鄉內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
當以堂為斷況此與少牢尸盥竝在西何區水獨有東
西之別乎以周案鄭注鄉內鄉外以門言出入以人言
鄉內卽釋經門內字兼言入者合下尸入為義其實門
之左右專以鄉內鄉外而別其入者以鄉內為文其出
者以鄉外為文而左右之名仍主亏門不主亏人也說
詳相見禮門

俞正燮云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注云門
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為左右向外以出為左

右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東門內之東此
門內之右則西也設槃簞與洗東西相配故云象之槃
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為左右也尸入門而
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
謂向內以入為左右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各言之
均皆西階下據疏內外出入不辨以周案俞氏專以人
之出入分左右遂駁曲禮為跽亏辭又以特牲槃簞在
門內之右無出入之可言亏是又援鄭注以埶會其說
其實鄭注門內之右象洗在東明門之設槃簞猶庭之
設洗洗與槃簞皆在東故下曰統亏門東北上尸入門

左盥則在西與盥器不相直故曰侍盥者輒其器就之
所以優尊也凡尊不就洗皆侍者輒而就之說詳昏禮
門俞氏以門外向為用則輦筆在門內之右為在西人
以出入為左右則尸入門左亦在西同一門內之西而
忽左忽右讀者何以明也

鄭元云佐食賓佐尸食者賈公彥云佐食亏私臣之中
擇為賓使佐尸食也敖繼公云佐食主人兄弟之佐尸
食者記曰佐食亏旅齒亏兄弟盛世佐云下記云私臣
獻次兄弟則其亏旅可知也此不次亏兄弟而與之齒
以其接神故尊之也然則佐食以私臣為之信矣若本

是兄弟何必以是為寵異之而記之邪以周案記云宗
人齒亏眾賓宗人非眾賓也齒亏眾賓為庭長尊之也
又云佐食齒亏兄弟佐食亦非兄弟也齒亏兄弟為其
接神尊之也宗人佐食皆以私臣為之盛說是不言

鄭元云宗人輒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義蓋為其
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輒畢道之

釋先義既錯

又以畢臨匕載

釋南面義

備失脫也禮記曰匕用桑長三尺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匕畢同材明矣今此匕用
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
義則少牢饋食及虞無義何哉此無義者

此謂少牢及虞乃主

人不親舉百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器祭也主人未執
事耐練祥執事用桑义自此純吉自此謂練祥以後用棘心义
以周案凡主人匕牲體亏鼎執事者必以畢助之所謂
備失脫是也有鼎必有匕有匕必有畢文見亏此焉鄭
注辨匕畢之用誠是然祭必親匕自天子下達故易言
祭主曰不器匕鬯鄭以少牢禮不言畢為大夫不親匕
殊泥少牢禮云司宮設罍水亏洗東有料特牲不言罍
料豈亦可謂士不親盥乎鄭彼注云凡設水用罍沃盥
用料禮在此也宜以彼例釋此經特牲少牢兩禮其文
多互見不具矣

經乃杜周官御僕注引佗乃匕載及兩鉶芼詩召南疏
引佗及兩鉶鉶芼王引古云乃杜載注杜右人也今本
經文尾脫載字注首脫杜字兩鉶鉶芼上鉶是盛羹之
器下鉶卽羹也尸祭鉶嘗之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
兩鉶鉶芼必重一鉶字而義始明若云兩鉶芼則是兩
鉶中有芼而無羹亏文為不備矣以周案王氏說是
鄭元云祝饗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亏士虞記則宜云孝
孫某圭為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賈公彥云引舊說
者證圭為潔明之義也以周案舊說本大戴禮孝嗣侯
某潔為而明薦之享鄭引此者以證孝薦亦稱明薦也

江震滄云鄭意器祭稱哀吉祭宜稱孝故改明為孝又欲見明孝或尋兩稱故存舊說此為孝字記異非為主字作證

盛世佐云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凡拜必奠饔此不言奠饔興者文略也以周案少牢禮主人坐奠饔興再拜稽首受黍振祭嚼之文詳于彼互備也盛說是或以拜不奠饔受黍不祭為異亏大夫誤

鄭元云詩懷之實亏左袂挂亏季指詩承也挂袂以小指便卒角也敖繼公云古者袂狹亏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章平云下文云卒角拜蓋便拜非便卒

角也注卒角下當脫拜字以周案少牢禮挂亏季指以下有執饔以興坐卒饔執饔以興坐奠饔諸儀節故亏此舉卒角為訓非有字脫其義則以兼說為是詩注訓承李氏如圭據內則詩貢之孔疏以為維持之義

敖繼公云主婦亞獻奠用饔正禮也盛世佐云此饔亦角也變角言饔見其不仍初獻之器耳初獻用角為下亏大夫則主婦獨不當避內子邪敖說蓋誤

鄭元云主婦北面拜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亏主人北西面胡培翬云少牢注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是大夫之妻辟君夫人不北面士妻不辟故北面拜所謂

士賤不嫌與君同也此注迂曲以周案室中之拜以西面為敬鄭少牢注君夫人北面似無據茲北面拜者士室隘僅容二席以故祝饗侑南面主婦拜獻北面均不與主人同面拜大夫以上室寬皆西面

鄭元云主婦薦兩豆籩東面敖繼公云南面設之褚寅亮云凡設豆籩等必鄉席設之主人席西鄉故注云東面斷無南面設之理

敖繼公云取肝換𠬪鹽坐振祭饔之坐字衍吳澄云上文云坐挽手至此尙未興不當復言坐褚寅亮云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

興而取坐而祭經言坐正見其興而取也
敖繼公云主婦酌醕左執蠡拜左字非誤則衍內則凡女拜尙右手郝敬說主婦左執蠡拜不奠蠡婦人立拜也盛世佐說此肅拜也敖以為誤非以周案立而長揖曰拜肅跪而俯首下手曰肅拜其首較空首為略舉其手亦異拜手之下拱地故可執蠡拜說詳相見門內則凡女拜尙右手謂兩手相沓以右手居上也今既執蠡拜矣又何右手可尙乎敖說非也凡拜必跪既拜必興此常禮也故祭酒又坐郝盛二說以此執蠡拜不言興下文即言坐祭遂謂婦人立拜則主人答拜亦不言興

豈主人長跪不起乎胥失之矣
鄭元云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眾賓眾賓荅再拜者敖繼公云三拜眾賓眾賓荅一拜以周案鄭據本篇陳鼎拜賓時言敖據有司徹文秦氏云彼大夫禮與士禮自有異仍當依鄭

鄭元云宗人告祭胥乃羞所羞者自祝主人至亏內賓無內羞敖繼公云自尸而下至私臣同時設之姜兆錫吳廷藝說自尸而下皆有內羞以周案當從鄭注盛氏云上經佐食羞庶羞四豆則尸之庶羞不亏是時乃設

也下經徹庶羞設亏西序下則自尸而下皆無內羞又可見矣注說自不可易後儒好立異未見其確

鄭元云主人酬賓奠觶亏薦北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亏飲酒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亏其長皆奠觶亏薦右非神惠也褚寅亮云鄭意旅酬尸奠饔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各舉觶亏其長亏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以周案鄭意卻如褚言但以無算饔爲非神惠終覺可疑主人酬賓奠觶薦北不過欲與下賓奠觶亏薦南相變耳鄉射記云凡奠者亏左將舉亏右此酬饔當舉亏例宜奠薦南主人欲與之

相變故先奠薦北

鄭元云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為將餽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弓會為有對也敖繼公云以簋分簋實以鉶分鉶羹也或說以二簋二鉶分與二簠褚寅亮云少牢之簠資黍弓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弓會乎敖說不必從以周案士祭兩簋兩鉶留一簋為陽厭則餽止一簋今兩簠相對故須分以與之兩鉶陽厭時不用兩簠自可各分一鉶不必要用鉶分之敖說以鉶分鉶羹又引或說以二簋分與兩簠俱謬

鄭元云特性記其服皆朝服弓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

兄弟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以周案鄭注似未是說詳衣服門

鄭元云記沃尸饔羞一人每事各一人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代授巾以周案經一人目下事注每事指下奉槃執匱執巾言宗人授巾又一人吳中林以為宗人即執巾者誤鄭注士虞禮記云執巾不授巾卑也

右特性篇襍說

鄭元云少牢禮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弓洗長杙謂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杙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以周案鄭注特性以為右人杙右人謂主人及二賓是主人

親牝也少牢則主人不親牝使長賓及眾賓爲之故特牲注又云尊者亏事指使可也卽指少牢而言其實牝以主人爲主故易稱祭主特曰不器七鬯鄭注云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亾其七鬯人君亏祭七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是也凡祭以七鬯二事爲最重故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皆親爲之大夫士燕禴禮燕薦鬯事所自主者牝牲體而已少牢賓就主人皆盥亏洗皆皆主人也主人主牝者也賓助牝者也經以賓立文故曰長牝而亏賓曰就曰皆所以明牝主主人也鄭注反謂長牝主人不親牝是失其指矣賈疏又謂大夫不

親牝辟人君說又曲矣凡牝者主人與長賓載者眾賓也特牲亦主人長賓牝主人牝牲鼎長賓牝魚膾鼎上記舉鼎之法曰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膾鼎牝亦然也鄭注謂眾賓亦牝又似與經違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膾膚卽載者也主人長賓南面以牝出之亏鼎佐食等北面升而載之亏俎牝載異事亦異面敖氏誤以升者爲牝者遂謂佐食等卽賓不知佐食亦眾賓耳長賓在右南面牝眾賓之佐食者在左北面載

鄭元云魚加亏所橫之者異亏肉敖繼公云亏俎爲縮

亏人為橫以周案正祭魚本縮此加所俎橫之者為與
牢肉同加一俎也牢肉橫今仍橫魚本縮今則橫也故
曰異亏肉經言橫之敖氏何以為亏俎縮褚氏云凡羞
魚之汰其乾魚皆縮載亏俎橫設席俎魚亏俎為縮亏
席為橫矣自進者而言為左首自席而言為右首矣故
疏謂載魚皆右首此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
寢左而進腴食生人寢右而進髻耳若濡魚則橫載亏
俎亏俎橫則亏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左
髻之別天子諸侯釋祭及上大夫賓尸既異正祭又異
食生人進腴則疑亏神之進髻又疑亏人之故雖非濡

魚亦橫載亏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加亏所俎亦橫先
後同魚則正祭縮而加亏所俎橫先後異故此注云異
亏肉有司徹注云異亏牲體彌變亏神也 又案載魚
皆右首士器禮之左首賈疏云據載者言是也陳用之
以為左首反吉矣公會大夫禮之縮俎寢右鄭注云右
首進髻是也敖君善亦以為左首進髻矣少牢禮之加
所橫之鄭注云異亏肉以明改載所俎有異始載之縮
俎也敖氏又以為亏俎仍縮是無別亏始載矣有司徹
之饋尸侑主人魚俎橫載鄭注云彌變亏神以明饋尸
之禮有異正祭之縮俎也敖氏又以為亏俎仍縮是無

別亏正祭矣至少儀所言自記進濡魚之泔據賈疏為天子諸侯繹祭禮或以為平時燕食非禮食亦分二說存參

鄭元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亏所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榘而實舉亏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敖繼公說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以周案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亏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亏所俎此通例也少牢不言實舉亏菹豆文略故鄭據特牲文以決之是也尸亏初三飯常左執之者為每飯食舉耳至四飯食載則肺脊自實亏菹豆執至十一飯有何義乎褚氏

曾駁之矣

王引之云醢尸主人拜送當依士虞疏所引作主人西面拜送唐石經始脫此二字

敖繼公云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亏尸西以馘亏主人受受黍也東北面鄉主人亏尸西者為尸致馘宜近尸也郝敬云祝席褥受尸命遂東就主人尸內之位致馘也劉台拱云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也胡培翬云受自兼受黍受命言至祝致馘主人自當鄉主人但亏尸西為近主人非近尸敖說非以周案以東北面亏尸西七字句言祝以東北面退至尸西也以馘亏主人亦

以東北面致嘏兩以字對文舊讀誤胡說受兼黍命戶
西近主人皆是特性禮尸親嘏
秦蕙田云主人獻祝薦兩豆薦者敖氏以為宰夫姜兆
錫以為主婦盛世佐泛云有司當以盛說為是
敖繼公云主人獻祝及佐食節肝牢當佗牢肝佐食卒
齎拜拜蓋衍文以周案敖說竝是褚氏亦云祝既不拜
卒齎則佐食不拜可知方望溪以祝不拜既齎佐食不
啐為將饋尸日不足故注皆以為賤失之胡竹村以下
賓獻祝不及佐食注將饋尸禮殺參之謂方說亦可從
此語殊謬佐食惟賤故禮可殺且獻禮殺之尚可

曰日不足一拜一啐何足不足之可云
鄭元云主人獻上佐食有胾而無薦亦遠下尸上佐食
既獻則出就其俎特性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
此時敖繼公云佐食興出立戶外士虞記曰佐食無事
則出戶負依南面不云薦文略也不饋尸之禮云其獻
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胾皆如饋則此佐食有薦明矣
以周案特性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
北面鄭注云當事將有事而未至士虞記之佐食出戶
南面為室中尊不空立故出戶外以待即此所謂將有
事而未至者也故士虞記之無事即此當事此上佐食

既獻則事畢矣故注以爲就中庭北面位敖氏以爲出立戶外負依南面未是其引不償尸禮以證佐會有薦則是也

賈公彥說授主婦贊者亏房戶此當授以篚及奠亏地敖繼公說戶字誤下篇曰亏房東以周案敖說存參賈疏未是胡氏正義駁賈云內則言非祭非器不相授器則祭與器男女粁相授矣鄭彼注云祭嚴器遽不嫌鄭元云主婦以齎出贊者受易齎亏篚以授主婦亏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齎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吳廷萼褚寅亮說主婦以齎出亦當主

婦授婦贊者乃轉授有司贊者以周案上主婦獻尸節婦贊者有司贊者已分別著之亏此略之渾曰贊者自兼婦贊者有司贊者言其與主婦授受者爲婦贊者其易齎亏篚者爲有司贊者自可以上節決之故經從略鄭注必以贊者爲有司贊者其語落偏敖氏遂謂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要謬

賈公彥云上大夫粁償尸故不致齎亏主婦避人君也下大夫不償尸故增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齎具以周案下大夫賓亦致齎亏主婦不止增醢主婦已也主人主婦不交致齎惟大夫爲然而主婦必致

齎亏主人則自天子下達也或疑特性夫婦交致齎不應在獻賓獻兄弟之時不知家道以夫婦為始祀事以主器為重主人主婦親相致齎則皇尸其樂之矣中庸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與此禮意正合

鄭元云簠者奠舉亏俎皆答拜皆反取舉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敖繼公云奠舉亏俎亦各亏其所近者簠者答拜無異文則是西面者亦西面拜矣以周案祭禮唯尸恆坐卽亏所坐席上拜其餘拜皆離席此通例也然經文亏拜

竝不言反茲獨箸之者為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不言反無以見其違位也鄭注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或字卽指在西面席者言經注立文可謂精細矣褚氏云如敖說亦西面拜則背主人矣依注南面為尊奠舉亏俎蓋仍奠亏膚俎也物各有俎不可亂就近俎之說亦未是

鄭元云上簠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敖繼公秦蕙田等說經無以黍之文是不用黍也
敖繼公云上簠興出主人送乃退出亦謂出戶送謂送之亏戶外退者上簠退立亏賓位也褚寅亮云出出廟

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簋則不送上簋則送而不拜尊卑之筮也如以為出室何必送邪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埽堂出而復入故鄭亏下篇議侑亏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賓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胡培翬云上言簋者三人興出謂出室也此言上簋興出則出室而即出廟門也經不別言出廟門者省文也儀禮十七篇凡出室無有言送者褚氏之駁是已但謂三簋不送說猶未合上經三簋之出禮尚未畢主人自不遑送且四人同簋亦無三人先出廟門之理故注以為反賓位至此禮畢上

簋出廟門三簋亦隨之出故經特言主人送以見禮終復云乃退者謂主人送訖暫退以俟饋尸也褚氏謂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其說甚確則上簋亦無獨立賓位之理敖氏之誤益明矣

右少牢篇禘說

鄭元云有司徹乃燔尸俎燔溫也溫尸俎亏爨所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饋尸之禮敖繼公云祝與佐食亦與賓尸之禮但因其故俎而已以周案此卿大夫饋尸禮也若天子諸侯繹祭則別用牲不燔故俎詩絲衣云自羊俎牛鄭箋以為視牲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箋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

也褚氏云儋尸時無祝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當刲亏
眾賓不尋因其故俎設故俎則非其名矣
鄭元云乃議侑亏賓議擇也敖繼公云與賓長謀議可
以為侑者與鄉飲酒就先生而謀賓介相類胡培翬云
此所謂賓有禮主則擇之也鄉飲酒就先生謀先生不
在賓介之刲者也此侑卽亏賓中選之何為與賓謀敖
說非

王引之云主人出迎尸下當有侑字上文議侑亏賓賈
疏引此文云主人出迎尸侑以周案據鄭注無侑
鄭元云不洗者俱獻闕無事也賈公彥云凡齎從尊者

來向卑俱獻闕無事則不洗齎從卑者來向尊雖尊闕
無事亦洗以周案賈疏據鄭注不儋尸洗致齎以補此
注是已

胡培翬云此篇尸外筵自西方侑主人外筵自北方皆
與鄉飲同惟侑主人降筵自北方與鄉飲異者禮經釋
例云少變亏飲酒正禮也以周案鄉飲主人介降席自
南方注云由優則此降自北方正禮也凌說非鄉飲記
云主人介凡外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專指鄉飲言耳
鄭元云尸醢主人坐奠齎亏左者神惠變亏常也言虛
俎者羊涪俎訖亏此虛不復用賈公彥云自賓羞匕涪

司馬羞羊肉滫𡇗尸及次賓羞匕滫𡇗主人三降同用此俎皆不言虛明後要用至此言虛俎明不復用敖繼公云奠𡇗𡇗左避肉滫俎也言虛俎者見其盡載𡇗羊俎而無所釋以周案如敖說下賓獻尸及主人酬尸皆奠𡇗𡇗薦左又將何避乎上司馬羞羊肉滫𡇗尸亦是盡載何以不言虛俎乎

敖繼公云如羊匕滫之禮如其左手執俎左廉以下之儀其異者雍人不復授之也尸坐奠𡇗亦𡇗左褚寅亮說經言如則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敖謂不復授之與經違戾尸奠𡇗右依生人飲酒例若𡇗左經必明著

之

賈公彥云主婦受豕匕滫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壽主婦獻尸拜雖在嘗鉶下其拜仍爲啐酒是以特牲少牢尸嘗鉶皆不拜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有者衍字也以周案校勘記云啐酒上拜字疑當作坐又盛氏疑經上文其祭糗脩其當作其斥注以不告旨釋不拜之失經意胡氏正義已辨之盛世佐云凡主人𡇗賓之爲已洗也降立𡇗阼階東西面當東序辭則進而南面其禮見鄉飲鄉射今乃東𡇗洗者以其不爲已而洗故也夫婦一體尸爲婦洗主人

雖不代爲辭而亦違其故位焉示不敢當也胡培翬云主人辭洗則進而南面此不辭洗而仍立亏阼階東西面則與尸背矣故立亏洗東北西面以向之也以周案敖氏疑經文洗東北西面西階西南文有誤衍劉端臨謂西階西未有不少南亏階者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繇省也唯主人立亏洗東北西面嫌太東盛胡二說皆發明其所疑者

鄭元云主婦出房立卒蠶宜鄉尊不坐者變亏主人也輒蠶拜變亏男子也敖繼公云立卒蠶婦人常禮以周案注鄉尊釋出房不坐釋立變亏主人者尸酹主人主

人坐卒蠶也敖說非褚氏駁之云如立卒蠶乃婦人常禮豈特性主婦受酹如主人儀亦立卒蠶乎

鄭元云司馬羞涪魚變亏尸敖繼公云經文司馬當佻司士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俎耳羞涪魚非其事也以周案敖說可從

賈公彥云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以周案尸侑俎司士歸之賓以下俎亦自授其人以歸此時堂上無尸侑俎祇有主人主婦俎

鄭元云不償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尋備其禮

耳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亏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矣以周案鄭以壽有解不償尸爲攝祭禮至敖氏又以償尸不償尸爲文質異立如冠禮之言若不醴者然皆異說也然當從注爲是

王引之云膳辯無髀鄭注亦盛半也釋文及賈疏皆不解辯字案辯當讀爲胖說文胖半體肉也故鄭以盛半解之上篇司馬升羊右胖注曰古文胖皆作辯是辯爲古胖字以周案王說是

鄭元云不賓尸禮主婦北堂東面變亏士妻內子東面

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敖繼公云宗婦北堂東面主婦之席東面則在宗婦之北郝敬云堂之北卽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以周案上經云司宮設席亏房中南面此主婦受尸醢之位也特牲受主人致饗之位亦同此受賓致饗席亏北堂東面吳氏盛氏並以爲避尸主人之位胡氏正義云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宗婦非一人矣今主婦旣在北堂設席東面宗婦亦位亏此恐不能容故鄭以爲當易位南面敖說未是又注變亏士妻吳氏非之郝說之謬盛氏闕之

鄭元云主婦席北東面拜北爲下以周案凡拜皆在席

末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則席北席末也敖氏以爲席北上拜亏此由僂盛氏褚氏皆斥之

鄭元云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以周案經不別其長而曰眾賓明總一拜送也鄭注未是胡氏正義云上大夫位崇拜送賓但拜其長不拜眾賓少牢上餽興出主人送不言拜可證也至下大夫則皆拜之故經不別言長非無尊賓之謂也

鄭元云婦人乃徹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徹室中之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內外相兼禮殺敖繼公云婦人乃徹其事在下徹室中之饌

以入亏房婦人乃昇爲之不然則否褚寅亮云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之饌胡培翬云上注兼云徹祝之薦則鄭意不以婦人乃徹句爲專指房中蓋經上言婦人乃徹謂正祭之薦俎凡未徹者皆婦人徹之下復言徹室中之饌者恐人疑改設之饌不使婦人徹故并言之敖說褚說俱非以周案鄭注解婦人乃徹據特牲宗婦徹祝豆籩入亏房徹主婦薦俎之文也徹室中之饌謂徹有司官饌亏西北隅之饌宜以胡氏所申爲尋以經文玩之婦人乃徹對饋尸有司徹爲文云乃者饋尸有司徹在尸出之後茲乃俟陽厭畢始徹之也

又云徹室中之饌者明婦人徹之正例亦對有司徹徹堂上下薦俎為文婦人所徹止及室中正祭之薦故儋尸亏堂則有司徹鄭彼注云外儋尸雖堂上婦人不徹實合此義右有司徹篇襍說

受業通州顧鴻圖全校
家代

時官禮通故

禮書弟一十八

定海黃以周述

晏嬰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鄭元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服虔說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或云諸侯尋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不祭天者皆用孟月王弼疏引南師解其說與服略同或云周官仲夏獻禽以首時仲冬獻禽以首烝皆祭以仲月非首時祭以首時者大夫士也以周案左傳始殺而嘗賈服注並謂孟秋閉罍而烝竝主孟月言董子繁露云祠者以正月始會韭也祠者以四月會麥也嘗者以七月

官

會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亦皆以孟月禘記云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祭宗廟以仲月乃魯之未失春
秋之例常祀不書桓八年五月烝十四年八月嘗僖公
八年七月禘昭公十五年二月禘皆譏其失時不足爲
典服氏據之以爲例非也周官四仲之獻禽孔賈二疏
皆謂因田獵而獻非正祭駁者以爲經文享初享烝明
據正祭爲說正祭應在仲月此說亦未是周書云我周
改正巡狩祭享猶自夏商諸云祭以首時者以夏正言
也書歲十二月烝于夏時爲孟冬亦一時也周官仲夏
苗田獻禽以享初仲冬狩田獻禽以烝蓋所謂四時

罔祀之追享是也享于夏初曰享初享于冬烝曰享烝
享在四仲月故曰四時之罔祀

左傳始殺而嘗罔蟹而烝賈逵服虔說始殺爲孟秋之
月杜預說始殺酉月罔蟹亥月以周案當從賈服說啟
蟹郊龍見雩始殺嘗罔蟹烝皆以孟月言月令云孟秋
之月天地始肅不可以羸卽始殺之義故孟秋律中夷
則夷者傷也謂萬物始傷被刑法義見白虎通義魯語
云烝而後獻功注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十月納禾稼
卽獻功是烝在孟冬洛誥十二月烝于夏爲十月

詩小雅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官爾雅公羊傳並云春

祠夏禴秋嘗冬烝記祭統王制則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祭義郊特牲又云春禘秋嘗鄭元說戴記春禴夏禘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祠夏日禘以禘爲殷祭孔穎達云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併蓋以疑之王制云春禴而郊特牲云春禘鄭彼注云禘當爲禴祭義春禘鄭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略之也趙匡云禮記諸篇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夏祭鄭氏不達其意則云此夏殷禮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

公賜之嘗禘何昇云夏殷禮哉以周案趙伯循肆駁記文大謬祭統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記時祭之別名也祭義郊特牲舉春秋以概冬夏而以禘嘗爲文渾言之也析言名別渾言之春亦可併禘以大禘行于春故也祭統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義不相蒙何昇據以駁鄭且禘嘗上文並論祭事有云古者下文亦有云古者云記曰明祭統所併多襍取夏殷之禮鄭注精密未可輕駁王西莊尙書後案已詳言之熊安生云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卽無也若周則四時祭皆

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
嘗有樂也孔穎達云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禘
嘗烝注以爲夏殷祭名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
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
夏禘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而商頌言烝
嘗之祭盛陳聲樂者蓋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
冬發文直以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
有之故畧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法者
卽僂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以周案郊特
牲云飲養陽氣有樂食養陰氣無聲凡聲陽也有樂無

樂以聲言禘以飲爲主而飲時有聲樂嘗以食爲主而
食時聲樂不作此各舉其祭之所重者明有聲無聲之
分以見養陰養陽之義非謂禘一有樂嘗一無樂也祭
統之大嘗禘卽禘祫之行肆獻裸饋食禮者然禘祫之
樂蕩其聲自在饋食之先故禮經兩饋食禮亦皆無聲
樂也

鄭元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朱熹云王制諸
侯禘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
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
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以周案諸侯廢一時祭說始王

制公羊桓八季何注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亦謂諸侯廢一時祭或據文二季何注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以爲諸侯廢一時祭爲不尋特禘特祫之故非以歲朝王制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文承天子之祫爲義謂祫之歲四時廢一祭也如其說王制不尋以四時祭遞言公羊何注又何以言大夫士再祭乎

何休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以周案天子四祭諸侯三祭與王制文合大夫士再祭無別證何注又謂祭亏室求之幽祭亏堂求之明大

夫求諸明士求諸幽是豈大夫士有祭堂祭室之異與此與禮經顯違矣如指僨尸亏堂言僨尸者釋祭非正祭也四薦三薦再薦之說尤不可據五禮通攷以士四薦爲僭而取其再祭再薦之說金氏禮說駁之矣禮家舊說禴祠烝嘗各祭亏其廟楊復云程子言每季四祭三時合食亏祖廟惟春則分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爲明白張子又別爲之說雖一植一祫可通但言植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亏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以周案張子之說固不可從程子以祫禘祫嘗烝爲時祭說亦未是辨詳饋

五
會門然張程二子所以不用舊說者亦自有故陳用之
云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
其事矣若日宮一廟焉祭視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間
亦莫既其事矣近毛大可立說力掃宋儒亏此漢以宋
儒說爲然究其所疑不越陳氏數語竊攷鄭注既夕禮
云既夕哭與禭閑一日凡朝廟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
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禭焉三日也賈
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若然則天子
時祭七廟亦日宮一廟矣時宮之禮自有殺亏饋食禮
之饋食祫禮也非時宮禮也鄭注以饋食當時宮固失

之後儒必拘饋食以相繩亦未見其尋也焉祭視牲爲
通禮而時宮七廟之牲可同日視之後祭有繹爲饋食
禮時宮有繹經無其文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禋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貶也秋
嘗冬烝裸用斚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
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貶也鄭元云朝踐謂薦
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亏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
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
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盥

齊備卒食三獻也亏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
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亏是薦饋食之
豆籩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
禮特牲少牢言之以周案朝踐謂薦腥時朝獻謂薦爛
時饋獻謂饋食時再獻謂兩醑尸在饋獻後鄭注朝獻
為醑尸之獻其禮不行亏朝且不當言亏饋獻之歿江
慎修譏其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是也司尊彝職所云為
時旨正禮春祠夏禴有祿朝踐再獻而無朝獻饋獻秋
嘗冬烝有祿朝獻饋獻而無朝踐再獻皆七獻也記曰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神謂廟祭鄭注七獻祭

先公其意時旨先王立九獻也然記止云七獻無九獻
文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斯九獻耳祭統云
禘祫陽義也嘗烝陰義也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
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
禘而秋嘗據此禘祫陽義以飲為主嘗烝陰義以食為主
司尊彝祠禴有醑尸而無饋食嘗烝有饋食而不醑
尸其義固各有主矣鄭注乃以朝踐朝獻再獻饋獻參
互求之謂時旨皆有祿朝踐饋食醑尸之九獻此以今
存之特牲少牢推之其實禮經之特牲少牢為饋食禮
非時旨也自注家以饋食混時旨亏是司尊彝文必須

互相補幹而祭統郊特牲禘饗嘗烝食之義由是晦
張橫渠陳用之日歷七廟力不能給之疑亦由是起矣
右時祭名義

舊說祠禴嘗烝上及太祖二世室下及四親廟不及祧
主成伯璵云毀廟無時祭以周案五經異義引古左氏
說時享及二祧是祧亦四時祭也詩曰禴祠烝嘗兮公
先王公謂先公或謂周初祇五廟公爲后稷不知后稷
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尊侑先王故國語云晉我先王
后稷鄭注司服及天化箋竝云先公不窟至諸簋不數
后稷天保箋兼后稷至諸簋言之欲見諸祧與后稷同

日祭也

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閏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蜚彝皆
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肥也鄭眾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閏故
曰閏祀鄭元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
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以周案祭有禘郊祖宗報追享者報祭也魯語曰高圉
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朝享亦謂之月祭非告朔
後之朝廟朝廟用特牲鄭論語注謂諸侯用羊天子用
牛其禮略是也朝享有裸朝踐再獻之禮何尋牽合後

享

鄭說非如指禘祫又不尋專舉朝踐再獻同亏祠禴秦氏通攷申先鄭說亦未是

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亏祖考月薦亏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亏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終謂孝子三年器終則禘亏太廟以致新灰者也孔穎達云祭法祖禴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禴非鄭義故異義駁天子告朔亏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

祭法玉藻二疏

朱熹云日

祭亏寢卽左傳特祀亏寢主復寢猶日上食也陳祥道云月薦亏廟謂薦新之祭以周案周語楚語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文此所稱古春秋左氏說劉歆語也見漢書元成傳據祭法正義鄭亏異義有駁今駁文無可攷但周語楚語本文止曰日祭月祀並無祖考曾高之分與祭法本不甚乖日祭者王日一舉舉則先薦寢廟玉藻云天子日中而餽奏而食餽謂祭之餘非朝之餘也舉有大小二法大舉備三牲所謂朔月大牢是也小舉用羊豕所謂日少牢是也凡舉必先薦寢廟王日舉少牢故有日祭朔月又大舉太牢故有月薦諸侯

朔月舉少牢故亦有月祭而日不舉則無日祭矣故國語云諸侯舍日大夫無朔月之舉則并無月祭矣故國語云大夫舍月諸儒解國語文皆失之又案玉藻天子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特牲三俎祭肺夕祭牢肉朔月少牢注云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其意天子亦祭諸侯亦餽餽謂食朝之餘此說非也天子有日祭故日少牢又有月祀故朔大牢餽謂食祭之餘祭義云餽者祭之末是也日中而餽直奏而食不言祭曲禮云餽餘不祭是也諸侯朔月少牢亦以祭所謂月祀是也其禮舍日無日祭曰特牲三俎祭

肺明非餽也非餽宜祭始為飲食之人故祭肺祭牢肉此記乃別白之辭非互挾之義也

右祀典

高堂隆說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惟其時宜魚鴈可也禮器羔豚而祭薦新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孔穎達云無地大夫士薦羔豚陸佃云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太牢而祭謂大祭祀金鶚云天子告朔以特牛朔薦以特羔諸侯告朔以特羊朔薦以特豚太牢為天子諸侯祭禮羔豚之祭亦屬天子諸侯可知

故曰百官若大夫祭用羔豚是儉不中禮晏子所以爲
隘也此經羔豚而祭乃合亏禮者以周案陸說爲安
鄭元云少牢禮不壽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以周
案鄭意人君亦壽期三日筮尸而曲禮疏古者致齊各
亏其家轍齊猶出亏路故有君臣亏路見尸之禮如孔
說天子諸侯卜尸當在轍齊之日與此注違由誤解致
齊亏內之義也內謂身志非謂在家說詳卷二
鄭元云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則坐殷坐尸無事猶坐周
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轍不受旅以周案
玩卒祭旅酬諸字是以有事立文鄭蓋以立而卒祭恐

怠慢故以無事時立爲訓其實夏立尸而卒祭其禮必
簡也記意夏尸亏有事時立殷尸亏有事坐周旅酬六
尸使之相酌并有行時也而延尸亏堂時尸無事立祭
禮既畢皇尸載起又立此禮之洽乎夏者也既妥尸後
尸有事恆坐此禮之洽乎殷者也故曾子曰周禮其猶
醵與謂兼合夏殷禮也鄭注似非郊特牲曰古者尸無
事則立有事而後坐此據妥尸後言是殷道也故曰
古者鄭注以爲夏禮亦非少牢禮注云尸恆坐無事則
起此又據尸謏時言謏起也故云起不云立賈疏本作
有事而起涉下句而誤說詳卷二

何休云羣公不毛謂不純色孔穎達云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祭義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凌曙云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為禋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亏尊祖也以周案周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凡外祭毀事用羴可也鄭注毛之取純毛陽事祭天亏南郊及宗廟羴謂裸色不純也魯祭羣公亏宗廟非外事比亏禮當毛公羊云羣公不毛此春秋今文家異亏古周禮說者無容強求其合賈公彥云饋獻後尸將入室乃迎盥盛江永云小祝逆

盥盛在迎尸之上小宗伯逆盥省饗告時告備肆師表盥盛告絜屨器陳告備據此逆盥當在嚮祭之晨以周案當從江說

杜子春云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租館租讀為

菹今本化菹讀為鉏誤匱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菹

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菹館或為租飽或曰布者

以為席也租飽茅裏肉也

讀租飽為菹苞鄭元云道布者為神

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亏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啗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明共主以匱其菹以筐士虞禮苴茅長

五寸實亏筐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入設亏几東席上東縮以周案此皆祭時所設者也或說平時主在石室有匱盛之非也道布以鄭說為長郝仲輿說布冪主巾主在道以布掩覆防孰也此卽莊子所謂盛以篋衍巾以文繡然主在道宜用后祔故傳有載祔徙祔反祔之文且經云祭祀則其亦不關在道之事在道之巾冪人共之非司巫共也或說布卽黼亦謂之步引淮南子宗布以證更謬菹館之說亦宜從鄭舊說苴有主道鄭駁異義云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菴仍用舊說其注士虞禮則直破之其實以苴為主固失之謂大夫士

無主亦非也說詳罍祭門及宗廟門或說菹館蓋精菹也淮南子曰巫用精菹夏謬

杜子春云鄉師其茅菹菹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興云菹讀為菹謂祭時菹也鄭元云菹上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以周案後鄭為長鄉師之茅菹卽士虞禮之苴茅司巫之菹館卽士虞禮之苴筐菹鄉師共之菹之館司巫共之故鄭注司巫云其主以匱共菹以筐菹筐正字苴租館皆假借字

鄭元云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孔穎達云夫人在房又云東酌壘尊是西房也以

周案記文以夫人在房爲月生亏西故注疏以爲在西房荀子云五祀輒薦者百人侍西房大戴遷廟禮肺醢陳亏房中盧注亦云房西房也祭統云君純冕立亏阼夫人副褱立亏東房與諸文異東字似誤孔氏彼疏以爲君與夫人會太廟時竝立東房俟尸既入後轉就西房此說俟攷

周官冢人以畫布巾冢六彝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而禮運云與其越席疏布以冢孔穎達云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蓋記

者襍陳夏殷諸侯之禮

鄭眾云阼席亏主階設席王所坐也鄭元云阼讀曰醢謂祭祀及王受醢之席尸卒食王醢之卒餼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醢王亏是席王亏尸內后諸臣致餼乃設席以周案后亏諸臣致餼乃設席約特性少牢夫婦致餼時有席爲文而王則亏尸醢王卽設席又與彼異終無明文可證俟攷

孔穎達云禮運退而合亨至饋食乃退取爓爓肉受合亨之令輒以周案然後退宜逗此所謂爓祭而退也退終上事凡祭每一節禮終必退祭義云鸞刀以割取胾

魯乃退燭祭祭腥而退其疊言退者明每事終必退也
記少儀云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鄭元云
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燔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嚙
之興加亏俎以周案取祭謂取其所祭之物也非謂祭
時不坐注引鄉射禮已明特牲禮取肝換亏鹽坐振祭
嚙之宗人受加亏俎燔亦如之敖氏以坐為衍文其意
以為取與祭并不坐非也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云坐
振祭矣經必言坐振祭者正明其取之興也

書偽傳云茲予大享亏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
子錄功臣配食廟大享烝嘗也孔穎達云周禮司勳

云凡有功者祭亏大烝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秋冬
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
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及其臣固當
止矣

案此近代與三代之禮皆同

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

臣亦當在也賈公彥云烝者眾也冬時物成者眾故祭
功臣彼書注以大高為烝嘗者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周
時直亏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以周案
功臣配食小烝司勳有明文盤庚以遷國大事徧告
先王及功臣非常祀也據賈疏文鄭注書大高兼烝嘗
言偽孔傳本諸鄭其實嘗之配食功臣無見文且鄭亦

祇謂在時祭烝嘗不在禘祫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雖有是說鄭注古文不用其義詩序長發大禘也鄭以爲祭天南郊不以爲高先王詩中及阿衡毛傳鄭箋但言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并不以爲配高功臣禘配功臣本非鄭義孔疏又兼祫言之尤失依據祫祭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亏太祖所祭既多何容夏及功臣玩何氏公羊傳注祫無功臣明甚梁何佟之唐韋挺等議以大烝爲祫祭尋配功臣禘不尋與夏屬配說嘗聞諸先君子云周制功臣配高實始亏周公營洛之時洛誥日記功宗以功化元祀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是功

臣配高之始也洛邑肇稱殷禮適在冬月故書曰戊辰王在新邑烝此烝卽殷禮故禮曰大烝大殷義同合禮與書可知烝祭配高之由也

何休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以周案古周禮說功臣祭于時祭大烝不在禘禘有功臣春秋今文家之說也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阿衡此今文家之證也王西莊駁之云禘專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參列其間後世因禘祫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爲黷亂乃時祭反廢功臣是兩失之

鄭元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

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今漢祭功臣亏廟庭鄭鍔云司
勳知立功之人當銘則詔之使銘當祭則詔之使祭以
周案剛中之說亦通漢祭功臣亏廟庭魏高堂隆非之
云功臣配享先王像生時侍謨燕禮大夫以上皆升
堂以下則位亏庭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亏庭此貶損非
寵異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亏明堂言有勇而無義
外不登堂配食此配食在堂之明審也惠半農以大猷
為時禘又嫌祫羣廟而及功臣為黷亂引禘罔志春祭
蒼帝大皞食焉句丘祭之亏庭以為在庭之位非始亏
漢不如高堂隆說為有據秦味經云不登亏明堂據注

疏是謂生而入廟受賞高堂隆乃據外後而言今案狼
臯再則曰吾未昇外所後則曰外而不義非勇也是引
周志之言明指外後審矣高堂隆在杜預再釋經必有
依據

五經異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
名曰胙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脤孰居俎上曰胙
賈公彥云對文脤為社稷肉胙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
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供蜃器之蜃注云飾
祭器是祭器皆飾以蜃也大宗伯以脤胙之禮親兄弟
之國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

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尋脈膳也辭士龍云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謂之脈宗廟主醠謂之膳兄弟之國親也故兼脈膳以賜之諸侯之國疏也故歸脈而已以周案辭氏合三傳為一訓後人多用其說大行人不言膳文不具耳孔子異姓臣亦云膳肉不至

鄭元云祝嘏辭說藏亏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應鍾云祝嘏辭說藏亏公而不藏亏私若金縢納亏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

辭說苟欲聽宗祝巫史為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為隨之矯舉則為漢之秘祝矣以周案應氏此說可補注義記月令嘗新先薦寢廟禮家舊說薦在廟後之寢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而薦以新物金鶚說薦必亏廟安尋薦亏無主之寢寢廟即廟亦曰宮廟以周案古者禮不備不敢以祭薦禮殺不尋行之亏廟器禮有下室之奠吉禮有後寢之薦皆先人神靈所依之處

朱熹云薦其時食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以周案如嘗麥嘗黍稻嘗麻嘗魚鮓之先薦寢廟是也

鄭元云仲夏以雛嘗黍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孔穎達云如鄭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饗乃登穀注云黍稷于是始孰明仲夏未孰也蔡氏以為此時黍始孰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以周案以雛嘗黍文法與以彘嘗麥以犬嘗麻嘗稻一例明是嘗黍非嘗雛也蔡說為長

韋昭云月令薦魚惟在季冬里革云土蠶發取魚誤以周案土蠶發孟春也詩潛序云季冬薦魚春獻鮪也與里革合周官獻人亦云春獻王鮪又鼈人云秋獻龜魚是魚三時皆取惟夏否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

時

鄭元云曲禮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四命大夫自造祭器衣服陳祥道云周禮鄉師比其吉凶二服闋其祭器曲禮言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蓋無田祿者可其而不可設有田祿者可設而不可具則具而不假者大夫禮之盡也方慤云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其辨也以周案周禮四命受器注云此公之孤始有祭器也故此祭器不假為四命大夫若三

命以下有田祿者雖有祭器不能具也不能具亦假之矣禮運疏云大夫無地則不尋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尋具足并須假借是也陳說本疏曲禮言大夫士去國寓祭器士蓋指大夫之子言故鄭注上文凡家造祭器爲先云大夫備家胡銓因下兼言士遂訓家造之家汜謂人家誤周誦駁禮運文更謬

孔穎達云聲樂皆具非禮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尋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尋用樂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記斥皆具非無樂也記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古者天

子諸侯祭祀奏樂皆在饋食時也

孔穎達云子路爲季氏宰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堂事謂正祭後饋尸之時事尸在堂方慤云室事若血毛詔在室之類堂事謂羹定詔在堂之類以周案大夫之祭自饋食始無朝踐禮方說未是注疏以堂事爲饋尸是已然自陳鼎東序至上簪親嘏其有事在堂者亦多矣

今禮戴說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春秋穀梁家說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以周案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戴記所言是祭薦之通義也然有田者既祭又薦

新其所別者有牲無牲耳穀梁所言據有田者別言之也鄭注王制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亦據有田者爲文若無田之薦薦猶祭也自用首時矣薦本無牲天子薦有羔鴈犬

鄭元云庶人薦弓寢寢適寢也孔穎達云謂庶人在官府史之屬金鶚云庶人凡民之通稱不必爲府史者也府史亦不當有適寢鄭殆以燕寢乃寢息之所祭先弓此則褻也不知寢息在室其堂乃行禮之地何不可祭乎以周案古者祭薦皆在室金說可薦弓燕寢之堂未諳古禮

盧辯陳祥道等說庶人薦寢無尸以周案古人祭必立尸其不立尸者曰奠曰厭孔子言祭殤必厭祭成器而無尸是殤之也若薦雖天子不立尸不獨庶人通典引譙周禮志云天子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閒畢

詩商頌饔餼假無言中庸引佺奏毛詩傳云饔總也以周案饔餼俗字古通奏中庸用其正字也一說詩佺饔謂總會中庸佺奏謂湊集亦佺一義何楷讀饔如字說文云釜屬假通佺假說文云至也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鼎至之時靡有誼譌以主祭者之精專弓假廟也秦氏

通攷取其說可謂好奇輔廣謂商人尙瞽始化樂歌那
既祭歌烈祖亦屬肫說秦氏亦信之何楷解豐年穰穰
數句引少牢宜稼亏田以爲天子之嘏辭說尙近正
鄭元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謂餼而不祭唯此類也
尊者之餘則祭盛之熊安生云父有子餘者謂年老
致家事亏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尊餼其子餘夫
餼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尊食之朱
熹云此承上餼餘不祭說蓋謂餼餘之物固不可以祭
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以周案鄭注以祭爲祭
食朱子則以爲祭鬼罔說竝通顧亭林以餼餘不祭爲

祭食不祭子妻爲祭鬼分爲二事非也餼尊者之餘固
有祭食者矣大夫下祭二適士下祭子婦之器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經有明文

記曾子問聞君薨夫人之器廢祭公羊傳云大夫聞君
之器攝主而往何休云主謂己主祭者臣聞君之器義
不可以不卽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
祭者古禮也以周案何氏主訓祭主攝行主事而往是
不廢祭也不廢祭者古禮明今時有不然者矣此據公
羊以通曾子問之義也一說曾子問鄭注有夙興陳饌
牲器時之文是廢祭者指夙興之時言也若接祭之後

有不能廢而有不能不往亏是有攝主之禮此又據曾子問以通公羊之義也魏清河王懌據公羊傳攝主之文以為大夫有廟主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然則攝主而往即廢祭也鄭元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陳祥道云釋幣猶釋菜牲牢酒齊不預焉以周案據聘禮記賜饗筮一尸注大夫有父在則亦告祖但不及羣廟下諸侯也釋幣者奠其幣以告無牲體故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云牲當為制字之誤也皇熊等說天子當用牲不足據

改正頒朔禮通故

禮書第一十九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怠棄三正謂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鄭元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以周案馬注本伏生大傳夏傳其說自正

鄭元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以周案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亏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則以舜禹皆未改正與鄭注異然漢書董仲舒傳對策

正

一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憂為哉白虎通義云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竝與鄭同宋書禮志載高堂隆議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并引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正改朔蓋緯書也以為舜改堯正之證且云以堯檢後軒轅高辛夏后氏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正凡正必以子丑寅之月謂之三微之月亦謂之三統過此萬物不齊莫適其統說詳尚書大傳

王肅云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

正以周案堯之授時舜之巡方皆據寅正為文王肅此言不為無據然時月之協箸于堯典三正之棄懲于啟誓則夏以堯非一以寅月為歲首亦可知矣白虎通義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伏生大傳曰三正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皆據夏以堯之迭改言之而授時巡方諸大典猶據寅正為文者周書周月篇所謂夏數畀天百王所同周王改正至子授時巡狩猶自夏焉之意非謂夏以堯皆建寅如王肅說

朱氏集訓誤解

同王

鄭元云正月之吉周正月朔日歲終周季冬正歲夏正

正

二

月朔日戴震云後人或據凌人歲十有二月斬冰爲夏十二月正月之吉亦夏之正月余以爲周禮重別歲季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所未嘗一錯舉亏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歲終爲建丑正歲爲建寅也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繼之以正歲亏是而後尋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

宣布乃齊同奉行也夏斨云周禮凡時皆從夏正月皆從周正以周案周官之舉歲時皆從夏正不獨正歲爲然然其稱歲終多與月終對文或與正月之吉對文似據周正言故注云周季冬戴氏以歲終爲丑月是已夫周官一書有舉周正爲文者以明其制之別亏并代也有舉夏時爲文者以明其典禮之仍乎古初也此法亦不獨周官爲然夏史述唐虞事曰正月上日曰月正元日鄭注以爲堯舜改正之證此著其禮之別乎古者也而堯命羲和必正日中永短亏四仲舜巡方嶽又特著歲二月皆據寅正之歲時言此著其禮之通乎古者也

鄭注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案此與周書授時巡狩
猶夏時焉意同蓋上古相傳之禮如此未便以當代之
時月周官曰正月之吉曰月吉曰月終注家咸以為周
改也
正無異辭而正歲之為夏正先後鄭並言之近戴東原
又申之其所舉四時春有二十孟春五中春八季春一
夏有十六中夏二秋有十七中秋四季秋二冬有十五
孟冬仲冬季冬各二春秋九冬夏一凡稱時百有二亦
從夏正鄭注亦明之近朱仲均夏強甫又申之是則正
可迭改而寅正之歲時記載家仍用舊文不改從當代
之正所以明諸典之時月乃百王之所同不關一代制
化也讀者不察此意反疑唐虞皆建寅而詆周官為錯

襍之書矣

鄭元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尋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王引之云爾雅正長也建寅之月為一歲十二月之
長故謂之正歲猶月之朔日為一月三十日之始而稱
朔月也鄭釋名義不明以周案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
月令斬冰杜子春破政為正亦有未安凡周官言正歲
皆謂夏之正月其餘曰歲某月未有冠以正字者書曰
歲二月東巡狩鄭注以為建卯之月此十有二月令斬
冰自指丑月皆据人統為文也然亦有据天統言者如
禮記歲十二月蟠鄭注以為建亥之月孟子歲十一月

徒枉成趙注以爲夏九月凡此皆宜隨文立義未可輒
一蓋諸經文例自有不同爾
鄭元云太史正歲季以序事中數曰歲朔數曰季中朔
大小不齊正之以閏錢大昕云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季
冬至數至後季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
也朔數者自今季正月朔數至後季正月朔凡三百五
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季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
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
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季誤也歲有十二中析之爲二
十四氣中氣而與節氣而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

小不齊之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以節氣爲
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誤之由也戴震云爾雅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季歲也者夏時以建寅爲孟春季也者周
以建子爲正月也中數朔數馮相氏職之康成據以別
歲季之名未有明證以周案太史正歲季以序事爲季
歲之歲馮相氏辨十有二歲以敘事爲歲星之歲皆與
正歲異故注不以夏正釋之下言頒朔閏事故注以中
數朔數言之中數曰歲白虎通義所謂歲紀氣物是也
朔數曰季白虎通義所謂季據月朔是也錢申鄭是戴
說無當寅正尋歲之正故稱歲非季歲之歲可解以孟

春也季爲建子正月之名夏屬杜撰白虎通義云二帝言載三王言季安見季之定爲子正乎爾雅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唐虞曰載白虎通義云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季者仍也季以紀事春秋曰元季正月十二月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季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言載三王言季以周案舜典云五載一巡狩又云歲二月禹貢佗十有三載釋文引馬鄭本載佗季漢律厯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季禮記論語引高宗諒闇三季詩書周官稱歲者尤多爾雅所言本非通例白虎師說鄭注太史正歲

季以序事用之

論語後案云胡康侯謂周改月不改時蔡仲默又謂時月俱不改後儒申蔡說者并以春秋書正月爲建寅之月尤失之也先儒駁胡蔡者曰月必首正時必首春如謂殷之正稱冬十二月周之正稱冬十一月是二代俱無正何以稱改正且一季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旣不改時月而謂夫子佗春秋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訓且如胡說則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夫子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與胡氏所謂夫子有行夏時

之意實相矛盾然則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春正月無疑也
也以詩證之如七月述公劉而主夏正其云一之日二
之日又以十月為改歲已為用子正之始禮言仲冬佗
酒而詩言春酒是正改而時亦改之證唐風蟋蟀在堂
歲聿其暮毛傳蟋蟀九月在堂則周以子月為歲首而
九月以後為歲暮也采薇歲亦陽止歲亦暮止箋謂十
月為陽月則周以十月為歲暮也是周詩以子月為春
正矣以周官言之太史職曰正歲季以序事歲指夏言
季指周言大司徒職鄉大夫職州長職異正月正歲之
名而事不異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未嘗

一鎔舉亏後以其時之相承正月為建子之月歲終為
建丑之月正歲為建寅之月也是周官凡言正月皆子
月也以禮記證之禘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
亏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亏祖以二至在正月七月
用周正也以孟子證之七八月之閒旱而苗槁七八月
之閒雨集溝澮皆盈言苗槁言雨集是為夏之五六月
又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以國語夏小正諸
書徵之為夏之九十月又引曾子曰秋陽以暴之所謂
秋者指夏正五六七月而言是孟子言周正也春秋左
傳之文如梓慎曰火出亏夏為三月亏商為四月亏周

為五月此周改月之證固為明箸矣而隱公九年三月
震電乃正月電也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乃八月雪也
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乃十
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成公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
六月乃夏之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晉滅虢先是卜
偃據夏正言克虢在九月十月之交此以周正書也僖
公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為冬至則夏之十一月也經
有但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以西戌月為冬故異
而誌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以子丑月為春故異而
誌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注謂冬獵曰狩周

之春夏之冬也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
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此行
夏時春田之禮于周之夏也此皆經傳之確有可據者
三陽之月皆可為正皆可為春周以天氣一陽初復之
月為春正殷以地氣初萌芽之月為春正夏以人暉陽
煦之氣農功初起之月為春正三正迭用而夫子則以
夏時為尊宜也以周案周人改正建子而紀載典令猶
時用夏正何若一用夏時俾民不惑此夫子之志也
萬斯大云周秦以晦至不系冬夏分不系春秋春秋僖
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

日南至此指周正而不系以時也獨大司樂有冬至
夏至之稱何其戾乎本朝正朔加以非時之名至
二分在夏正則當春秋在周正則當冬夏謂之分者以
日夜至此而均日行至此而中故傳曰馬日中而出日
中而入周正也仲春之月日夜分仲秋之月日夜分夏
正也無論周正夏正皆無系以時者蓋周改月改時其
分至啟閉先後實當大雪驚蟄芒種白露之節無此四
節以周案春秋傳稱冬至曰日南至稱春分後曰日過
分曰日過分而未至皆不系以時萬氏因此遂謂節氣
有先後并詆周官為偽書非也周書周月篇云夏數尋

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以承三統至乎敬授民時
巡守烝嘗猶自夏焉是則周雖改月改時而時令節氣
仍用夏正未嘗易其先後北史李業興傳曰三正不同
言節氣者皆據夏時是也又萬氏信侯名不信氣名謂
古無二十四氣嘗攷史記志載漢武詔有云黃帝起五
部建氣物分數兒寬與博士佗正朔議亦引用斯語孟
康注以氣為二十四氣參之左傳少皞紀官有分至啟
閉之名分謂二分至謂二至則啟謂春夏二立閉謂秋
冬二立也上古之世有四時即有四立乎四立中又定
其中氣斯有二分二至後聖加詳每月各分節氣乎是

有二十四氣之名顧二十四氣雖未必起自黃帝而必起于七十二候之時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氣不先分二十四候亦何限于七十二邪信候不信氣不揣其本之論也候之名歷代不同氣之名亦易世有改必執後世之名一一求徵于古泥矣如因其名之不盡見于古遂謂古無二十四氣亦拙矣

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元云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于是歲終使受此法以周案月令見于周書而呂氏春秋淮南子俱取其文蔡邕以為周公作鄭君謂截取呂覽之首章攷漢書魯恭王上

疏云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魯恭以月令為周書必有所本鄭君目錄未足據也諸侯百縣互文極言天下之辭也天下之大所頒朔月非先期三月勢不能達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不言時月先鄭以為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足據後鄭乃據大史先鄭注以疑月令秦書秦歲首亥故頒朔在季秋孫淵如宋于庭曾辨其誤矣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太廟月旦朝廟存神何休云禮每月朔朝廟使

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以周案周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皆以爲天子頒布非諸侯往受也何注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與鄭同

異義云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化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所行許慎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鄭駁之云堯典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于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外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宮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以周案鄭辨告朔朝廟之異甚明但周禮之朝宮與朝廟亦自不同孔穎達云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于禰廟與禮並非也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于

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聽朔又謂之視朔告朔又謂之告月行此禮天子亏明堂諸侯亏太祖廟訖然後祭于諸廟謂之朝享又謂之朝廟又謂之朝正又謂之月祭以周案告朔聽朔分二事孔疏是朝正為一季之禮告月為一月之禮朝享為四時閒祀朝廟為月朔特祭

譙周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祖祖考皆月朔加薦以像生平朔日孔穎達云天子告朔亏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諸侯自皇考

以下皆月祭之或說祭法月祭即薦新以周案以朝享為月祭孔賈二疏並同但朝享禮大朝廟禮略不尋牽合為一月祭當從譙說

鄭元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南門國門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以周案玉藻朝日亏東門之外大戴朝事儀謂之朝日亏東郊則聽朔于南門之外謂聽朔于南郊之明堂明矣但天子每月聽朔于明堂王居明堂之禮也平時亦聽于太廟說文閏字注云告朔之

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此其證也聽
亏明堂告帝及神配以文王聽亏廟直告太廟而已鄭
云明堂聽朔卒事反宿路寢明非終歲野處似已云亦
如之又沿周官太史終月之文而誤

鄭元云月令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青陽太廟東堂
當太室青陽右个東堂南偏申鄭之徒云明堂四隅室
其形如个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以周案以左右个爲
四隅室其說始亏賈思伯然隅室不正豈足以祀帝聽
朔乎是亦不思之甚矣攷工記周人明堂五室凡室二
筵謂五室皆二筵也故曰凡東西九筵除兩隅室四筵

其中明堂尙有五筵太廟當中室二筵其兩偏各有筵
半是謂左右个鄭義如此先鄭周官太史注亦言在青
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不言居隅室以左右个爲
隅室賈思伯之臆說也

鄭元云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
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
惟閏月無所居居亏門故亏文王在門謂之閏以周案
先鄭以閏月居門爲月令明堂之門後鄭以爲路寢門
者玉藻注所謂告朔亏明堂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是
也據許氏說文閏字注天子告朔居太廟閏月居太廟

之門三說不同竊謂月令分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十二位爲王居明堂之禮王居明堂皆終月而後易位故閨居門中亦終月也若平居自有常處安有終月居門之禮當以先鄭爲長或疑明堂無門然明堂雖四達其外周以垣有四門此可以方嶽明堂決之也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
汪中云聖人南面聽天下如月令文天子之居四時易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以周案月令所言爲王居明堂之禮其平時居路寢聽朔于太廟說詳明堂門

鄭元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人君每月告朔于廟有祭謂之朝高也諸侯用羊天子以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以周案牲生曰餼生對孰言非不殺也人君每月告朔于廟句絕有祭謂之朝高別一句明告朔之後乃有朝廟之祭也必兼言之者告朔無羊餼羊之供在朝廟時自後人誤以爲特羊告朔反議鄭注兼朝廟言爲非失其義矣但周官之朝高非告朔之朝廟朝廟用特牲此注云禮略是也何復牽合朝高斯則鄭注之失也劉氏論語正義因之力

關鄭注語皆無當合論語注玉藻注及異義駁讀之其
禮節先告朔後朝廟既朝廟乃聽朔與公羊何注月朔
朝廟使有司先告朔義同但何氏以告朔使有司鄭不
云爾蓋亦謂人君親告而啟其籥也告朔在朝廟之先
聽朔在朝廟之後聽朔卽視朔徧檢鄭注竝無告朔卽
視朔之文未知劉氏何所據而議之餼羊爲朝廟之祭
朝廟爲告朔之一節事故經曰告朔之餼羊鄭注剖析
甚明未嘗謂羊供亏告朔時亦不必以告朔行禮亏天
子無爲用祭疑之其云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以子貢
欲去其羊決之也劉氏謂文公四不視朔曠也非廢也

如始不視朔春秋安得不書如其說終春秋之世不書
始不視朔豈告朔之禮猶行亏定哀之世乎劉氏疏鄭
而闢鄭闢而又不當其失斯亦過矣
劉台拱云周官太史頒告朔亏邦國鄭司農云以十二
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亏諸侯又
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亏諸侯穀梁文十六傳天
子告朔亏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
下爲文非以禮先君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
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餼告朔使
微者行之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

已幽王以後不告朔亏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間猶秩之以周案告者上下通辭不專屬上告下天子以朔告諸侯諸侯至月朔自告其廟皆謂之告朔劉說太泥謂周自幽王始不告朔則不告月不應書亏文公之世劉楚楨知其說之不可通謂告朔之禮至定哀之世始廢文公四不視朔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也然則定哀之世始不告月春秋又何以不書邪且以餼羊為饋天子告朔之使天子既不遣使來魯魯之餼羊又亏何饋之邪

孔安國云吉月必朝服而朝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邢昺云范氏云既告老猶月朝亏君也何也國有大事猶將預焉金鶚云二說皆非也侯國君臣皮弁視朔不以皮弁朝經但言吉月何知為致仕之吉月乎玉藻云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即服皮弁服以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為證君子亏此必朝服而朝不敢皮弁也此為朝服記之故與衣服之制類敘之以周案金說甚當王伯申改吉月為告月不可信古人月朔傳吉家大人論語後案云吉月

注以為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
寇布刑鄉大夫頒灋灋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
之吉黨正一歲四讀灋言孟月吉日族師一歲十二讀
灋言月吉鄭注皆以朔日解之詩二月初吉毛傳以為
朔日周語自今至亏初吉韋注亦以為二月朔日吉月
月吉文有顛倒義尋通也

受業陽湖吳眺全校
子家辰

藉田躬桑禮通故

禮書第二十

定海黃以周述

藉田經化藉亦化藉許慎云藉帝耕千畝也古者使民
如俗故謂之藉从耒咎聲鄭元云藉之言俗也王一耕
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也盧植云藉耕也左傳鄆人藉
稻應劭云藉田典籍之田辟瓚云藉謂蹈藉也本以躬
親為義不尋以假俗為稱以周案從許鄭義
毛詩序云載芣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劉向崔靈恩皇侃
說王社在藉田中故藉田而祈社秦蕙田云詩序乃言
罔祭同歌一詩非謂藉田而祭社也以周案月令孟春

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大司馬仲春蒐田
獻禽以祭社則藉田與祈社異月詩序蓋言藉田後有
祈社之祭歌此詩爾非謂王社在藉田中亦非謂藉田
同歌此詩藉禮具詳周語不言樂傳曰雅樂不野合蓋
藉無歌詩亦惟擊土鼓敝豳雅而已梁武帝祀先農有
歌詩不古

衛宏漢儀云春始東耕于藉田祀先農雷氏五經要義
云先農立壇于田所祀之其制如社壇祝欽明張齊賢
等議先農與社一神以周案東耕諸侯禮天子藉田在
南郊甸地祭義云天子親耕于南郊諸侯耕于東郊周

官甸師云帥其屬耕耨王藉藉祭先農不見于經周語
農正陳藉禮注家謂敷陳藉禮而祭其神亦未有祭社
之說也社在宗廟右藉田在郊南其地異祈社在仲春
耕藉在孟春其時異社為土示先農是人其神異國語
司空除壇于藉或曰耕壇或曰先農壇壇而曰除蓋臨
時為之其非社壇明矣自崔說王社在社田中祝氏因
謂先農即社唐從其議遂改為先農壇種地紕繆當從
要義

國語云王耕一發班三之記月令云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白虎通義引祭義逸文云天子三推三

公五推卿大夫七推文又與月令異以周案凡治田有
二法一用發一用推相其土地所宜而為之車人為耒
云堅地欲直底柔地欲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
是其證發亦作伐匠人云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畎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
其隴中曰畎畎土曰伐土今誤上伐之言發也依說文發伐
皆段借字當作坂云耜畎也坂一畎土也是則發者以
耜畎土一發而全起也推則從上漸推去之矣國語王
耕一發班三之謂王之耕耜其土柔者用句底一發而
已其土堅者用直底則班三之也班讀如班馬之班班

之為言反也白虎通義引曾子問逸文云天子耕東田
而三反之即其義也發簡而力大推數而力易後世天
子好文用推故月令止記推數天子三推即所謂班三
之也三公五推公各五推也與下卿諸侯各九推同亏
文三公似宜六推云五推者凡耕二人為耦各三推當
一伐王無耦班三之未成伐故三公各五推合為十八
推乃成三畎之治也卿連諸侯言之者卿九人亦不成
耦故連諸侯為文卿諸侯十人治十五畎諸侯不定之
辭大夫以下無文以言之自疏家以為發推迭用而說
始鑿後人又以推當伐而義愈晦

賈逵云班三之班次也三之謂公卿大夫王之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韋昭云一墾一耜之發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王以下各三其上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以周案賈韋之意發卽匠人之伐是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與月令之耒不合凡耦各三推當一發

蔡邕云禮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以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以周案禮有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耒如大都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亦是也蔡說孤卿七推不足爲據國語庶人終

弓千畝鄭注甸師引其文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是庶人以在官者言也蔡氏以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遂云士終畝亦少分曉

盧植云天子耕耤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伍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以周案盧氏據國語文以釋月令王一發班三之謂王以下皆三發而王一發九推耒月令云天子三推發猶未終也故三公五之卿諸侯九之而一發之禮乃終其說較通

高誘云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以周案發推之異車人有明文謂三推當一發可也謂三推卽一發猶未是

賈公彥云王三推而一發公五推而三發卿諸侯九推而五發以周案王三推而一發猶可言也五推三發九推五發如何相配直亂道耳

孔穎達云人數如周語推數如月令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而各五推卿九人發而各九推以周案據賈疏先推而後發據孔疏先發而後推而不知推與發各有所施非迭用也云王一人發是已云三人發九人發

謂同發一土邪方尺之土無容人數之多謂各發一土邪當云各發而五推而九推亦不宜如此立文且推數有多寡發數亦必有多寡渾言幾人發而不言發之數是遁辭也至陸德明訓推爲伐馬貴與訓推爲發說愈膠葛而不可通矣

鄭元云月令摺之亏參係介之御閭置棗亏車右與御者之閒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驂乘備非常也係猶次也介甲也王引之云段氏據正義改之御爲御之誤觀周頌臣工箋及正義鄭氏孔氏所見月令本作係介之御閭明甚之猶與也鄭注與御者之閒與字

正釋之字呂氏春秋佗參亏保介與御閼文義甚順鄭注以為勇士參乘非也書傳凡言參乘無但曰參者以周案王說可從

古毛詩說田祖先嗇也鄭元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先嗇若神農者孔穎達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亏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宜焉王安石云生為田正歿為田祖猶樂官之歿而為樂祖也以周案先嗇漢謂之先農不舉其人以實之孔疏又兼后稷據唐制

而言隋唐間先農之祀皆祭神農云帝社配以后稷非古也

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躬耕帝耜鄭元云元辰郊後吉辰

宋本作吉亥不足據觀下何禮之願

耜之語自知

盧植云元善也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

是陽故以日耕耜是陰故以辰劉蔓云盧謂耜田陰也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也何諱之云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顧嵩之云鄭稱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皇侃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孔穎達云正月亥為天倉以

其耕事故用亥以周案月令仲春元日命民社社亦陰
祀用日為主盧說本不盡合祈穀元日用辛命社元日
用甲耕耤元辰用亥主干言日主支言辰記意如此顧氏
日知錄云古擇日皆用干秦漢以後始用支不盡可據漢令縣邑以乙日記先農
亏乙地主日不主辰與記文異其天子耤田皆用亥日
蓋兩漢相傳師說如此或說元始也元日日之始甲元
辰辰之始子無稽又案章帝紀二季乙丑耕定陶三
季辛丑耕懷罔丑字乃亥之偽南齊禮志引化乙亥辛
亥可證又續漢志正月始耕既事告祠先農亦誤漢儀
享先農後乃耕帝耤禮儀志可證又初學記十三引雷

氏五經要義耤田當孟冬啟蟄既郊之後

類聚二十九引通義亦作

孟冬

亦誤月令祈穀後乃擇元辰躬耕帝耤是祈禱與耕

耤異日也月令元辰躬耕孟春月之辰也周語農祥晨
正日月底亏天廟土乃脈發謂立春日也又云先時九
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亏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
震弗渝脈其滿膏穀乃不殖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詩
曰二月初吉謂自立春至二月朔宜耕耤越此穀乃不
殖也梁武帝以為啟蟄而耕在二月節亦非

漢舊儀云先蠶之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唐月令以
為天駟路史通鑑外紀又以為黃帝西陵氏陳祥道云

蠶其首馬首其性喜溫惡溼其浴火月而再養則傷馬
此固與馬同出亏天駟矣然天駟可謂蠶祖而非先蠶
也蠶婦人之事非黃帝也史記黃帝娶西陵氏而西陵
氏始蠶亏志無見漢祀苑窳婦人寓氏公主二人此或
有所傳然也以周案古人季春薦鞠衣亏先帝不聞祀
先蠶先蠶之人經傳無明文秦氏通攷謂當與祭諸先
同例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周官內宰職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亏北郊記月
令季春之月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以周案詩七月有
鳴倉庚爰求柔桑倉庚以仲春鳴與周官同記祭義大

昕之朝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亏蠶室桑亏公
桑鄭注大昕季春朔日與月合同蓋中春詔后始蠶季
春朔日乃入蠶室也周官云后蠶亏北郊祭統亦云王
后夫人蠶亏北郊漢則東郊涉東鄉躬桑而誤晉則西
郊沿今文家而誤白虎通義云桑亏西郊何注公羊云
后夫人親西郊采桑

鄭元云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賈公彥孔
穎達說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祭義大昕之朝奉
種浴亏川蓋蠶將生重浴之以周案依周官中春始蠶
故鄭注馬質禁原蠶引蠶書二月浴種依戴記季春始

蠶故鄭注祭義大昕之朝以為季春朔日浴種此各據
本書以為言耳似非重浴

鄭元云月令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亏后妃乃收繭
稅者收亏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
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
服同孔穎達云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比近郊故
知收以近郊之稅也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
多少為賦之均齊胡銓云據經后妃獻繭則獻亏王矣
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亏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
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按天子尊亏后妃若諸侯與夫人

敵體也不可為此此不云世婦獻繭亏天子則后妃自
獻無疑矣鄭又謂收外命婦繭稅按內宰職后妃帥外
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以周案當從
鄭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后妃立文繭獻亏內外命婦
稅收亏外命婦及士庶人之妻女故曰貴賤長幼如一
祭義引古獻繭禮云世婦奉繭以示亏君遂獻繭亏夫
人其不獻諸君者以君不主繭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三家詩說休美也婦無公事以美其蠶織為公
事是繭為后夫人之職掌也故不以獻君既獻繭遂使
繭亦后夫人主之如當時獻諸君豈繭復請諸君而出

其繭與胡氏之說殊昧事情鄭注內宰云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則內命婦后宮官也有何稅

方苞云季春專言王宮之繭事故曰既登孟夏兼言國中之蠶事故曰畢蓋事蠶有早晚也郝懿行云后妃獻繭蓋獻亏先帝也春薦鞠衣祈蠶也夏獻繭告成功也先儒謂內命婦獻繭亏后妃恐非季春分繭稱絲效功則內命婦之獻后妃非此矣以周案季春爲事蠶之月孟夏爲蠶畢獻繭之月季春以勸蠶事有曰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敬惰此爲后妃敕

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鄭注所言甚明如謂王宮蠶事季春已登內命婦分繭季春效功將郊廟之服亦季春以其乎方氏決裂經注不足辨郝氏箋鄭抑何不之思邪

周官內宰以婦職之濃敎九御使各有屬以佐二事杜子春云二事絲枲之事王安石云二事謂祭祀賓客之事易祓云二卽貳也三夫人貳九嬪九嬪貳之以世婦世婦貳之以女御正合各有屬之義以周案婦職者宮事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接養宮事宮事者蠶織二事也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公事卽宮事宮公古通婦

休息蠶織謂之無宮事無宮事失婦職矣以化二事謂不休蠶織宜從杜一說休美也善也善化蠶織卽女御所謂功事亦通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齊鄭元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亏事者事齋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鄭司農云內人謂女御鄭鍔云如鄭說民間嬪婦皆授絲枲亏官然後爲布帛官何以給之況所獻之物爲以其王及后之用又頒亏內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黃度云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

及內人殊之亏嬪婦以周案嬪婦謂宮中之九嬪世婦兩鄭意同內人先鄭以爲女御亦指宮人爲言後鄭則以爲國中婦人文叔之意似同後鄭實與之相反竊謂內人謂女御當從先鄭言及以殊之者女御本當受絲亏典絲謂之內工鄭彼注云內工女御是也九嬪世婦習亏婦功者也九御受教亏嬪婦者也故曰及以殊之以其善亏女功可以其王及后之用亦得與嬪婦同受絲亏典婦功故曰內人以親之不謂之工賈氏典絲疏云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九御佗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亏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

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其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枲此說固是不知女御中有善亏女功者亦受絲亏典婦功故先鄭直以女御當內人也

黃度云典絲掌絲入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貢漆絲青州貢絲枲以周案文叔此言誠是但后宮所蠶之絲以其祭服不入典絲當如賈疏

鄭眾云典絲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良功絲功縑帛

鄭元云良當為苦字之誤受其麤沽之功以給有司之公用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以其王及后之用鄭鍔云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不相干嬪婦之功受齋亏典婦功故彼尋而受之非此典絲所頒之絲彼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耳以周案剛中申先鄭義甚僚

劉安云禁原蠶為殘桑也鄭元云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王昭禹云辰為龍馬為

龍之類蠶為龍之精同資氣亏辰孔維云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

受業上海鈕永建
家鷺全校

